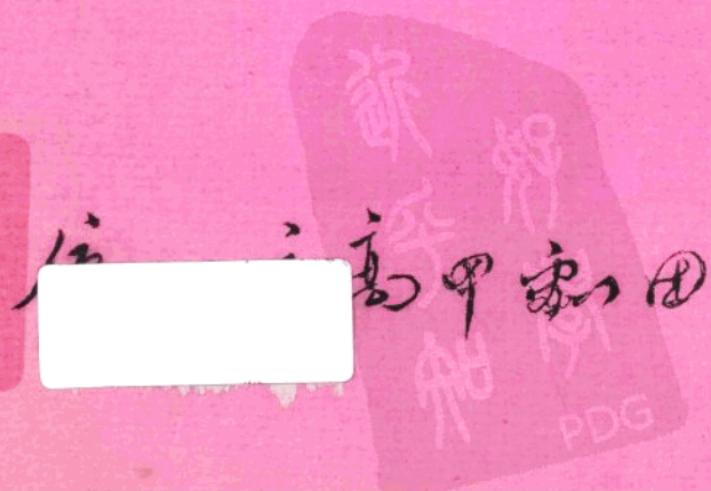


大型传统连本戏

陈三五娘
集
荔枝梦

据传统本及梨园本改编



荔鏡緣

陳三娘上集

人物—

陳三娘
黃益春
李林姐
卓大郎
黃九郎
歐六娘
黃奉夫
小七

場次—

第一場 看女
第二場 講訓
第三場 投磨
第四場 賞花
第五場 繡傘
第六場 留秀
第七場 留秀
第八場 留秀

第一场 烟灯

(宋末某年元宵夜。)

(潮州城，灯市。)

(幕启。陈三在音乐声中漫步上。)

(幕后歌声：弄哇唧哇，

连柳哇，弄来哇，
燕山工，耍东仙，
吹箫弹琴打秋千；
对这妩媚欲醉的金杯，
叮叮咚咚，唧呵弄哇，
叮叮咚咚，哇唧弄哇。

(陈三观赏灯市景致。)

陈三：(唱) 潮州好街市，
又逢春宵月圆时。

陈伯卿，因送哥嫂广南上任，今日才到潮州，每逢元宵佳节，处处张灯结彩，笙歌管弦，一片好风光，我不免漫步观赏一番，也是人生乐事也。

(念) 元宵景色家家乐，
箫鼓喧天处处春。
上下楼台火照天，
往来车马人看人。

(陈三停步一盏灯下，注意观赏。黄五娘、益春上。)

黄五娘：(唱) 好灯市，好景致，
人物好打扮——
金钗十二。

益春：(接唱) 满城王孙仕女，
都来玩乐过元宵。

(李姐上。)

李姐：(念) 今夜是好天时，
好好好月顶值钱，

阿娘万福！

五娘：李姐，你慌忙要何去？

李姐：安人准阿娘^{出門}照灯，只是员外不放心，才叫老姐来与你们做伴。

五娘：饭伴也好，益春，要从那条街去？

李姐：(說故) 东街起，西街转，南街去，北街还，老姐好象“引路师”一般，来呀，跟我来！

(幕后喊声：“舞龙灯啰！”)

(幕后喊声：“游灯啰！”)

黄五娘：今夜真是好元宵。

李姐：今夜真是好元宵。

益春：是好元宵。

四人：(合唱) 幸逢太平年代，

人山人海，

处处尽都庆贺开怀！

(幕后喊声：“打秋千啰！”)

李姐：嘿！那边人在打秋千，齐声喝彩。真是好看呀！

黄五娘：咱且停此看一下。

(幕后歌声：上元景，好风骚，

灯如花，月如锣，

人人歌唱人人欢，

高打秋千好快乐，

梭啰梭，梭着李婆！

李姐：（紧接）李婆！

（内声：“李婆！”）

李婆：你婆——煞！阿娘，益春：人家打秋千，我会学。

三人：你学给我行着一下。

李姐：我来，我来呀！益春儿，你来相助一下。

益春：我给你推一下——梭啰！

（李姐盪秋千。）

李姐：（唱）人人欢唱人人欢，

高打秋千好快乐。

梭啰梭，梭着益——

益春：死姐！梭着我了！

李姐：什么？梭着你了？失礼、失礼呵！

（幕后喊声，“赏煞山罗！”）

李姐：五娘子，那边在赏煞山，真是热闹！咱且停此看一下。

益春：对，咱停这处看一下。

（幕后歌声：高高山上一庙堂，）

姑嫂二人去烧香，

去烧香——

〔李姐引二人烧香观赏。〕

嫂烧香，求生男，

姑烧香，早配郎。

小腰兜这个山头啰，

花红柳绿满于山上啰。

春姐：哎呀叮叮当当：哎呀，乒，乒乓乒乓！

〔幕后和唱：哎呀乒乓乒乓。〕

李姐：煞！

三 人：（合唱）燕山上，
乃安排，
结灯棚，
挂彩灯，
千牛万马一铁拐弄葫芦，
金碧戏刘海。
黄五娘：（接唱）对此良辰美景，
恰似置身琼台，
醉舞蓬莱！
（陈三上，与五娘打伞照面。）

益 春：（合唱）今宵真是邀赏开怀！
李 姐：（合唱）望歌醉人意，
灯前月下嬉戏。
人生乐事，
免新愁，
题此春宵百丽。

嗨，嗨，元宵好花灯，灯下好人物！这一盏人物灯十分好看。

李 姐：阿娘！这一盏，画的是什么故事？

黄五娘：是“嫦娥奔月”。

李 姐：月在天上，嫦娥怎会爬得上去？
黄五娘：这是故事，嫦娥偷吃仙药，奔上月宫。
陈 三：天工广寒宫冷，嫦娥应悔寂寞，碧落青天，何如人间！
李 姐：听此人讲话，叽叽咕咕，可象鬼胎腔，咱别理他。

（李姐引五娘、益春转着另一盏灯。）

李 姐：阿娘，这一盏又是什么故事？

黄五娘：是“相如鼓琴”！

李姐：什么是“香炉古琴”？

益春：李姐耳聋！相如是人名，在那筵席上弹琴，你猜到哪里去？

黄五娘：次司马相如，不但能琴，且善作赋，是一位才子。

陈三：只因卓文君在屏后窃听，长歌一曲凤求凰，文君知音怜才，夜奔相从，终于白头偕老。

李姐：这个人真尖嘴，自言自语自得意。阿娘：别理他，咱别处看灯去。

（五娘、益春随李姐漫步观灯）

陈三：看这位娘子，精通很多典故，看天也是广读诗书的才女，是呀难得，难得！

（陈三赞叹之中藏扇，扇垂地，不觉，遇自下。益春望陈三下，发现地上的扇子，俯身拾起。）

益春：我拾到一把扇子。

李姐：（抢扇，被益春躲过）扇是我要拾的，女孩子发财，发财！

黄五娘：你们相争什么？

李姐：是扇。

益春：那可是嫁妆的。

李姐：我看人还未走开，未去拾，还说是你先拾到的。

黄五娘：益春，扇就该你拾到的，也要给李姐。

益春：（不悦地）你拾花给你！

李姐：（接扇）给我就好。阿娘，这把扇子好吗？

黄五娘：好呀，是金丝扇！

李姐：哟，是“金线扇”？我把它弹一下。

(弹扇) 呀，那么当当响！阿娘，真是好物件。还有题诗，阿娘，你读一下。

黄五娘：(念) 海天漠漠水云横，
斗酒篇诗万里情；
尘世纷争名与利，
何如仗剑客中行。
温陵，陈麟伯卿题。

益春：温陵在何处？

黄五娘：就是泉州。

(陈三将扇上)

陈三：刚才，我分明在此看灯，为何不见？

陈三：(上前施礼)请问，请问——

李姐：请问什么？

陈三：请问列位阿姐，刚才小生在此看灯，有失落一尾扇，列位若有拾着，就还给小生。

李姐：你失落什么扇？阿娘！咱可没看見呀！

黄五娘：李姐！扇是人家的，还给他，等回家去，我拿一尾赔你。

李姐：这是阿娘要给他，与老姐无关。回家后，要拿一尾美美的来赔姐。

益春：多谢，扇给人家呀！

李姐：知道啰，女孩子爱插嘴！(对陈三)我问你，你扇上有诗还是没字？有字还是没诗？

陈三：扇上题有我陈伯卿名字。

李姐：好名字呀！我实对说，若不是黄五娘子说情，让你一夜找到天亮也怎生——认去吧！

(李姐递扇，陈三接过展视。

陈三：是，是，多承多感。
李姐：什么“鸟形鸟腔”，快点拿去，没时间。
陈三：（恋恋不舍，再次珍重地）二位小娘子！多承多感！
若非二位为我说情，焉能救回北窗？二位小娘子！

——请！

（旁白）这位黄家五娘子，真是令人可爱呀！

（吟）疑从画里见真真，

何日再逢灯下人？

（陈三边吟边下。

李姐：（暗视陈三背影）满街人，只有此人第一古板！

益春：满街人，只有此人第一滑头！

李姐：女孩子，见人就阿谀，发你的份毫！

黄五娘：泉州勝地，花錦山川，出有此等风流人物……

李姐：阿娘！閒話莫说，管他风流不风流，咱到别处去逛。

（幕后喊声：“放烟火啰！”）

三人：（合唱）满街巷，
闹海海，
灯光平地起。

烟火从天来。

好灯市，

谁人不爱？！

黄五娘：（唱）千金一刻，

正是元宵月半，

这般好光景，

今要再等何时来？

益春：好，

李姐：（接唱）这般好光景，

· 8 ·

(《扈三娘》) 李姐：过了再等明年采！林大、卓二上。
〔李姐引五娘、盈春下。林大、卓二上。〕

林 大：(唱) 官家子弟乐逍遥。

卓 二：(帮唱) 乐呀乐逍遥；

林 大：(唱) 但愿金屋藏阿娇。

卓 二：(帮唱) 藏阿娇。

林 大：(唱) 寻花问柳风流事，

卓 二：(帮唱) 哟！风流事；

林 大：(唱) 饮酒作乐庆良宵，

卓 二：(帮唱) 哟，庆呀庆良宵。

林 大：在下林大。

卓 二：我叫卓二。

林 大：繁居本城，世代为官；权重一时，田圃无数，富甲朝州。前年得中武举，真是锦上添花。州官与我同过亲弟兄，横行直撞人人惊。今夜元宵佳节，特同老老少上街睇灯。

卓 二：休兄！今夜人山人海，一来睇灯，二来寻人，若有新貌标緻——嘿黑，千万不可错过哟！

林 二：老卓高见，正合我意，一同走吧！

卓 林 大：(合唱) 上街睇灯看美女，
相挨相靠片何如？！

〔林大、卓二与众家丁绕场；黄五娘、盈春、李姐上，相遇。〕

李 姐：原来林大爹！

林 大：是“府口娘”你们哪里去？

李 姐：返来北街睇灯。

林大：府口娘！我请问于你，你背后那一位小姑娘（指五娘），
是何处人氏？

李姐：那位是后郊黄九郎的千金——五娘子，咱湖州第一新
娘人。

林大：（指益春）那一位呢？

李姐：那位是她的随婢益春。

益春：李姐，咱别处去。

（三人绕场；林大与卓二窃私语。）

林大：（对卓二）果然名不虚传！

卓二：传不虚名！

林大：半路相遇，如何下手？

卓二：林兄！她答歌，有针就能引线。

林大：好计！（追上）府口娘！咱湖州风俗，元宵点灯，男
女相遇，应该答歌。

李姐：要答歌，待我问过五娘子！（向五娘）阿娘！林大爹
要邀咱答歌。

黄五娘：看此人是花公子，举止粗俗，与他答什么歌？

李姐：阿娘不答也罢，但风俗怎生，那……

黄五娘：既然如此，益春，你与他去答二句，我要旁边去照灯！

（下）

李姐：林大爹！要答歌来呀！

林大：来咯，来咯！

李姐：林大爹！今夜是元宵十五，家家户户都点灯，我与你
断明，咱答歌，要“灯”字起，才有彩气。若无“灯”
字就算输。

林大：我答应。

益春：慢者！再与你断明，我划这线为界，谁人脚跨过界，

也真輸。

(哭喊大林)

林大：我也答应。府口姨！小娘子！请先起！
李姐：林大爹，你们先起！
林大：你们先！

卓二：林兄！他们既然尊响，咱就先起。（俯林耳，林大欣然受教）

林大：府口姨！小阿姐请了！

（唱） 灯月照人上彩楼，
咱采答歌龙门兜，

卓二：（接唱） 才子自有佳人对，

林、卓：（同唱） 致意请——

要请娘子接歌头。

李姐：（接唱） 灯光月色照花丛，

益春：（接唱） 想你未是答歌郎！

黄六娘：（接唱） 人是蝴蝶爱花草，

益春：（接唱） 笑你恰似柳絮趁风狂！

林大：（接唱） 扭连弄连，

三人：（接唱） 弄连柳连，

卓二：（接唱） 踩脚连，弄来连。

益春：（唱） 灯月华妍，

（林大逼近益春。）

林大：（接唱） 花容鲜艳。

益春：（接唱） 你娇站开去，

莫得挨我肩。

柳之连柳来嘴吃，

卓二：（接唱） 柳嘴弄连。

(林大起界)

益春：(唱)脚踏过界了！

林大：惹起了，真怪，真怪！

李姐：不怪呀！

林大：府口娘，小阿姐请！

李姐：林大爹请！

林大：(唱) 灯月照见人面貌；

林卓三：(同唱) 照你二人好粉头；

林大：(接唱) 你也孤单我也孤；

卓二：(接唱) 十倍价钱你侬送；

李姐：(接唱) 灯前月下光又亮；

益春：(接唱) 算做媒娘本族；

黄六娘：(接唱) 真来只有二用处；

益春：(接唱) 借人判去擂沙糖！

(林大难堪地)：忍住怒气！

卓二：(接唱) 柳叶弄连。

林家丁：(接唱) 起表归田心事。

林大：府口娘，小阿姐！让你俩走起二下；

益春：(唱) 灯呀灯，灯穿“奸掳”衫；

何处“灯姑”惹是非？

沿街沿巷买瓦“奸掳”——

秉烛灯。

林大：(接唱) 泪呀泪，泪穿“奸掳”裙；

益春：然！

林大：然何故？

益春：与你断绝，答歌要以“奸”起；你既卖奸，字就卖奸；

还不盖房，
林二春

黄五娘：（难忍）益春，这不家答歌，咱该回去了。

（三人相率下，林大次往李姐。）

林 大：府口娘！五娘子可曾许配人家？

（李姐方故答明，益春上唤。）

益 春：李姐，闻说英说，紧来去（快走）呀！（益春下，李姐
挥手示意林大未配人，随下；林大呆望着她们走远。）

卓 二：林兄！此等美人，你可中意吗？

林 大：中意是中意，可有何妙计？

卓 二：这个李姐，做媒为生，十分爱财，林兄可用银钱收买，
央托她向黄家求亲，以林兄财势，姻缘自无不成之理。

林 大：真是妙计，正合我意。

林 大：老卓！同我回家饮酒。

（念） 元宵灯下遇佳人，

二八娇娇乱教神：

卓 二：（接念） 尽唱暢歌消夜酒。

林 大：（同念） 順祝花生洞房春。

——幕下——

第二场 训女

（二月中旬，黄五娘在绣房。）
（黄五娘绣房。）

（春晓，帘下鸟语花香，五娘步履愉快地上。）

黄五娘：（唱）帘外春风，
桃花满树红，
晓莺枕春睡，元宵灯火如梦。

（徘徊沉思片刻）益春呵！

（益春应声：“哎呀”——）

黄五娘：益春！我一时想要题诗——

益春：要题诗，那就待小婢磨墨。

（益春蘸水研墨，五娘展笺拈笔题诗。）

黄五娘：（取笺吟哦）锦衾迴梦憩烟楼，乍见无情却有情；

疑是嫣红卫叔宝，

华灯影里玉人行。

益春：阿娘吟此诗，小婢似曾听见过。

黄五娘：此诗我才吟就，你从何处看见？

益春：阿娘不信，待我念来：（摹效五娘腔调上诗之情感）

海天漠漠云水横，斗酒篇诗万里情——”

（故意不答下去，嬉笑着）阿娘，你说对吗？

黄五娘：乱言，这与我吟的不同。

益春：有何不同？

黄五娘：那是别人肩上题的诗。

益春：哟，小婢可明白，阿娘正在和别人肩上的诗哩！

黄五娘：死婢！

(忽然一阵鼓乐声由远而近，吹奏入大厅。)

黄五娘：益春！外面为何鼓乐声鸣？你出去看一下！

益 春：晓得。（下）

黄五娘：（回思吟咏）“尘世纷争名与利，何如仗剑客中行”，
这诗，是呀雋雅！

（益春惊惶奔上。）

益 春：阿娘！事情不好了！

黄五娘：益春！为何这般慌张？

益 春：林大差李姐前来送聘，阿公斟酒礼毕起，
今要如何是好？

黄五娘：怎说？那——我苦！……

（五娘惊痛欲昏，益春急扶住。）

益 春：阿娘把定！

（五娘不胜哀怨、慢慢地抬起头来。）

黄五娘：（唱） 益春来报，

我苦伤悲，

那因我爹储主意，

将我婚事许配林家儿，

没好匹配多羞耻，

苦瘦肝肠做十裂！

（益春扶五娘坐下；李姐手提珍珠篮上。）

李 姐：（恋） 富贵子儿富貴命，金錢珠串皆亲谊！（对五娘
施礼）阿娘万福！

黄五娘：（拭泪不理）

李 姐：请阿娘吃槟榔。

黄五娘：（不睬）

李 姐：阿娘既是不吃槟榔，待老姐拿起金锁与阿娘你锁“上头”。

黄五娘：（抢起金钗）任它金珠财宝，也难买叔的心！（掷钗于地）

李姐：我坏呀！（拾钗）既是阿娘不喜欢，老姐暂且收起。

黄五娘：你也不知林大爹为人？故意前来作亲，是何道理？！

李姐：阿娘！若翰林大爹，盖咱湖州头一个，阿娘会得与他结亲。一世夫妻妻荣，有何不好？！

益春：气极难忍，指责李姐。呼呸！

（唱）惹我气，骂一声，老狐狸！

花言语，贪财利，不管人生死！

黄五娘：（惊叫）今日未送聘，怎生一派？想是...害我苦累过一世，

害我苦累过一世！

李姐：阿娘啊！

（唱）劝阿娘，莫生气，
送聘礼，结亲谊，
这边员外满口允许，
那边林大爹一心欢喜，
老姐也是好意。

阿娘！这亲事是你们两家情願，与老姐也都无关。

益春：若要娶，你由嘴毒舌！

李姐：再说：“父母有声，儿女要听”。阿娘若不顺从，就是忤逆不孝。

益春：呸！婆娘！你要打呢！

黄五娘：益春！叫她打起家来！

〔益春推起李姐，李姐故意声张，躺在地上。〕

李姐：我苦，我苦，打人呀！